

李大钊  
林语堂  
苏雪林  
冰心  
沈从文  
冯至  
吴伯箫  
钱钟书  
季羨林  
冯亦代  
刘白羽  
秦柳芳  
刘白羽  
刘少平  
梅洁  
张抗抗  
陈村  
曹明华

周作人  
叶圣陶  
曹靖华  
庐隐  
胡风  
张友鸾  
李建吾  
丽尼  
杨绛  
苗子  
严文井  
刘以鬯  
汪曾祺  
林斤澜  
沙汀  
陶然  
张承志  
斯妤  
简媜

鲁迅  
许地山  
郁达夫  
朱自清  
俞平伯  
巴金  
艾芜  
余光中  
刘心武  
肖复兴  
于坚  
文匯出版社

# 散文玉屑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选

赵丽宏 主编

梁启超  
郭沫若  
茅盾  
丰子恺  
曹聚仁  
台静农  
戴望舒  
卞之琳  
孙杜牧  
林海音  
黄裳  
魏钢焰  
宗璞  
冯骥才  
彦火  
王英琦  
韩小蕙

蔡元培  
胡适  
徐志摩  
郑振铎  
夏衍  
石评梅  
施蛰存  
师陀  
何其芳  
徐祖光  
冯牧  
苗子  
乙明  
邵燕祥  
周涛  
龙应台  
刘烨园

# 散文玉屑

# 散文玉屑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选

赵丽宏 主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玉屑:中国现代名家散文选/赵丽宏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8

ISBN 7-80676-627-8

I. 散...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788 号

## 散文玉屑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选

主 编 赵丽宏  
责任编辑 朱耀华  
特约编辑 萧 农  
装 帧 粟 军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500 千  
印 张 16.5

ISBN 7-80676-627-8/I · 112

定 价 29.00 元

# 序

赵丽宏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波澜起伏多彩多姿。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年中的灾难曲折,时代生活的跌宕嘈杂,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个缤纷的大花园了。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智慧、情感和良心的结晶。如以此论,20 世纪的散文是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一百多年来,多少显赫一时的文字逐渐被人淡忘或者遗弃,但那些描绘了历史和社会真相,展示了作家真性情的散文,却一直保持着生命力,历久弥新,被几代读者传诵。所以到了 21 世纪,向年轻的读者介绍 20 世纪的散文,依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相信现在的读者读着这些上一个世纪的文字,还是会被感动,引起共鸣。因为,这些散文的生命力,是建筑在一个“真”字上的。另外,它们在写作上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也值得现在的读者借鉴。

关于 20 世纪的散文,已经有很多选本。我的这个选本,也许有我个人的偏好,也许选得有些随意,但选入其中的文字,曾经感动过我,启发过我,相信不致使读者失望。这样规模的一个选本,当然不可能全面展现 20 世纪的散文成就,这只能是沧海一粟,只能是大花园中的一个小角落,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愿读者能管中窥豹,通过这个选本体会过去百年中国散文的博大和丰繁。

选文以作家的年龄排序,先生者在前,后生者在后。所以后写的文章有时排列在前,而先写的作品却排列在后,请读者不必在意。

2003 年 11 月 12 日于四步斋

## 目录 >>>

序	赵丽宏	1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	1
呵旁观者文	梁启超	3
社戏	鲁迅	9
祖先崇拜	周作人	17
五峰游记	李大钊	19
追悼志摩	胡适	22
月蚀	郭沫若	29
落花生	许地山	39
登雁塔	叶圣陶	41
增订《伊索寓言》	林语堂	47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51
雷雨前	茅盾	59
灯蛾埋葬之夜	郁达夫	62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66
秃的梧桐	苏雪林	71
离别	郑振铎	73
辞缘缘堂	丰子恺	78
儿女	朱自清	95
灵魂的伤痕	庐隐	101
小橘灯	冰心	104
野草	夏衍	107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曹聚仁	109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112
不死的青春	胡风	117
绿	沈从文	124
墓畔哀歌	石评梅	129
人彘	台静农	133
怀念萧珊	巴金	138
胡子的灾难历程	张友鸾	149

## 目 录 >>>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 至	157
论老年	施蛰存	161
在一个边境小站上	戴望舒	167
山色	李广田	172
萩原大旭	李健吾	175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箫	179
忆眸子	陈白尘	182
囚绿记	陆 蠡	189
哭一多	吴 晗	192
鹰之歌	丽 尼	196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	199
谷之夜	师 陀	204
尺八夜	卞之琳	209
鲁迅先生记	萧 红	215
老王	杨 绛	217
幽径悲剧	季羨林	220
雨前	何其芳	224
散文三题	孙 犁	226
荔枝蜜	杨 朔	231
床虱	黄苗子	234
向日葵	冯亦代	237
祖国	徐 迟	240
狱中生态	杜 宣	243
卖琴	赵清阁	247
荒	田 涛	250
给匆忙走路的人	严文井	259
日出	刘白羽	261
禽兽,畜牲,你好冤枉!	吴祖光	264
空间	曾敏之	269
冬青树	林海音	272
晴窗札记	郭 风	275

## 目 录 >>>

俯视	刘以鬯	278
社稷坛抒情	秦 牧	282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冯 牧	288
三访扬州	黄 裳	293
桂林山水	方 纪	297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304
早霞短笛	柯 蓝	315
香溪	菡 子	321
船夫曲	魏钢焰	325
碧螺春汛	艾 煊	332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	338
凝华端赖大毫锋	屠 岸	345
骆驼	林斤澜	349
山·湖·草原	李若冰	354
青藤书屋小记	公 刘	360
迎春花奠	忆明珠	362
湖光塔影	宗 璞	366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370
蟋蟀国的《春秋》	流沙河	376
浩气长存	林 非	384
序曲	韩少华	392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396
林中速写	张守仁	400
你的离情别绪	张昆华	402
让每一块石头卓立起来	詹克明	409
目光	李天芳	415
书桌	冯骥才	420
人情似纸	刘心武	427
别离的故事	陶 然	429
落花枝头	谢大光	433
那一脉蓝色山梁	梅 洁	435



## 目 录 >>>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440
灵的抒描	彦  火	445
细雨梦回	肖复兴	451
静夜功课	张承志	457
地下森林断想	张抗抗	460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464
二百岁宣言	王英琦	467
在高黎贡山之西	于  坚	476
婉穗老师	斯  好	481
九寨的秋	陈  村	487
乐情	刘烨园	492
为你祝福	韩小蕙	497
草戒指	铁  凝	504
夏之绝句	简  媵	508
更为富有的一刻	曹明华	512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思想家、教育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著有杂文集《春在堂杂文》。

##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藉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力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陷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可无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慊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无他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

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主要著作有《饮冰室合集》。

## 呵旁观者文

梁启超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蠹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句二句,曰:“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语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清。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是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于兄;夫诿之于妇,妇诿之于

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人是也。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已。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欤？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欤？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从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家、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国、他家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吾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不信，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谓世界，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有应做之事也。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何所谓亡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死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

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者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

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也魍魉魍魉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蔽，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领饭碗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国中无论为官、为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聪明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风、肺病者传其种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可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菲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起敬，然无助于菲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是！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者，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不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

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揶揄，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义，此西国政党所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之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波、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借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大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夫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

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天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定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有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觇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人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者也；吾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百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为不知责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犹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各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不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为举国之旁观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缄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块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夫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许年，故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偷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固无足怪焉。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为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声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反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

[原载《清议报》第三十六册，1900年2月20日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

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